

# 深圳作家访谈录

章必功 李 勇 / 主编  
南 翔 / 执行主编

戴黎樵彭谢梅曹徐侯俞范张杨杨谷吴吴李李李肖刘央王卫干丁  
斌珍楼名宏毅征东军莉明黎黎争雪君亚春亚兰双利歌十鸦夫力  
宇 燕 路 明光光儿 丁俊威妮红 儿月 长

中国青年出版社

# 深圳作家 访谈录

章必功 李 勇 / 主编  
南 翔 / 执行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作家访谈录/章必功,李勇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06-8334-6

I. 深... II. ①章... ②李... III. 作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171 号

责任编辑: 骆 军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39659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4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43.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主编：章必功 李 勇

执行主编：南 翔

编委：章必功 李 勇 董小明 杨宏海 南 翔 曹征路

方伟明 范 明 汤奇云 曹清华 黄玉蓉 李云龙

采访撰稿：汤奇云 曹清华 黄玉蓉 李云龙 朱 赤

董爱霞 曹克颖 赖欢海 孙巍巍 王华勋

## 目录

以姓氏笔画为序

- 001 “第三种写作”——丁力访谈录
- 013 文学是真正的天籁之音——千夫长访谈录
- 025 纯文学创作和地域无关，在哪里都是痛并快乐着  
——卫鸦访谈录
- 035 底层叙事（或城乡书写）与时代言说——王十月访谈录
- 050 在内心腾出一块温柔的地方——央歌儿访谈录
- 060 能在天堂多久——刘利访谈录
- 070 “天空深处，静止着透明的蓝”——肖双红访谈录
- 087 用生命书写——李兰妮访谈录
- 096 “名”和“家”不是我追逐的——李亚威访谈录
- 107 我的写作是私人的，但并非没有野心——李春俊访谈录
- 118 深圳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片新大陆  
——吴亚丁访谈录
- 132 文学令人生有了更大宽度——吴君访谈录
- 146 传奇女性的传奇经历——谷雪儿访谈录
- 156 在文学和影视的土地上播种、收获——杨争光访谈录

- 167 文学家应该有历史学家的责任感 —— 杨黎光访谈录
- 188 我的写作像呼吸一样 —— 张黎明访谈录
- 201 “奇妙的对视中，平凡琐细的一切都可能闪闪发光”  
——《羊台山》杂志主编范明访谈录
- 210 “学者”应当是记者和作家们的共同追求 —— 侯军访谈录
- 228 生活与文学的痛点：轻如春梦、譬如朝露 —— 俞莉访谈录
- 235 梦想、自由的力度与色彩 —— 徐东访谈录
- 244 文学批评中的8个关键词 —— 曹征路访谈录
- 257 我一直在身体力行地提升网络写作 —— 梅毅访谈录
- 266 “树上的鸟巢”：文学与挑战人生的难度 —— 谢宏访谈录
- 284 无心插柳柳成阴 —— 彭名燕访谈录
- 303 “瘦得如铁” —— 谯楼访谈录
- 311 文学是生命的绝唱 —— 黎珍宇访谈录
- 327 倾听时代底层的声音 —— 戴斌访谈录
- 346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代后记 —— 南翔访谈录



## “第三种写作”

### —— 丁力访谈录

曹清华：你好，彼此熟悉，寒暄的话就省了，我们直入主题。

丁力：（大笑）好的。

曹清华：在商海沉浮十年之久，是什么把你推上了写作这条路？

丁力：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之所以选择了写小说，那是缘于2001年当时我正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所在上市公司退市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感觉很失落，觉得自己找不到人生的定位。那时的我作为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条件挺优裕的，办公室是三个房间的，出入也是开着宝马，单位提供的房子也很大。但是经过这次，突然觉悟，在一个企业的王国里，你离开了它，你就一无所有了，被扫地出门后，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越想越感觉自己不是那么回事，最后熬出了病，住进了医院。住院的日子看了些小说，其中一本是百花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花文学奖作品集》。当时我很意外地发现，在封二上，居然有两张池莉的照片。我很奇怪，这是史无前例的。当时我突然觉得，做为



一个作家，一个写作的人，应该是一个自由人。联想以前，我觉得，自己一直是活在某种体制下，无论是作为工程师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都逃脱不了这样或那样的体制。

曹清华：就是这样的念头让你开始写小说？

丁力：那只是偶然的感触，出院后在家休养的时间，我特意跑去买了本池莉的书看。

曹清华：对池莉的那部作品还有印象吗？

丁力：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她的作品很多。不过，现在我还有一本她的书。（走出书房，到隔壁拿来了池莉的书）就是《池莉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我看完这本书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池莉确实有才华，她的书之所以畅销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二，池莉写的是她熟悉的生活，她是武汉人，就写武汉的事。我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出这样的小说，我的生活阅历绝对不比她少。以前我认为，小说家就是文学家，从事文学创作要有很深厚的功底。而且，我相信，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个作家梦，因为知识分子都喜欢看书，看完后总会有那样的念头。当然，大多时候那样的念头是一闪而过的。我也不例外。印象当中，我觉得写小说是件很难的事情，可是那次看了池莉的书后，我觉得如果让我来写，我也能写出来。接着，我就仔细研究起了这本书。研究它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先天不足，我读的是工科。但后来我发现，池莉也是读工科的。碰巧那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尝试着写了篇小说，也就是我的处女作《再婚》。写完后，我就投到了《芳草》，因为池莉就是从《芳草》出来的。我没有想到会一次成功。投完后，我就应聘到了一个公司的经理职位。一天，我接到《芳草》副主编的电话，说《再婚》中了。一次投稿就中了，这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写小说确实也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写作需要生活阅历，而我的生活经历绝对不少。

曹清华：是长篇？大概什么时候发表的？

丁力：应该算中篇，发表时间是在2001年《芳草》的第12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我当时是把自己的切肤之痛写了出来，而成功地发表则奠定了我成为一个作家的信心。



曹清华：作为你的处女作，你现在还会不会回过头去翻一翻或者向别人介绍一下？内容大概是关于什么的？

丁力：一般来说，处女作是最好的，是一种浓缩精华，但这就有点复杂。因为《再婚》本来就具备了长篇的结构，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一部小长篇《大老板小老板》，最近再次把它改成了个大长篇《上市公司》。

曹清华：有人说，作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写作而去体验生活，一类是因为有了生活才去写作。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呢？从《再婚》到《大老板小老板》再到《上市公司》，应该有一条红线贯穿在你这些年的创作里面，这与你写作前的那段生活经历有怎样的关系？

丁力：作家为了写作而去体验生活那是伪生活，我甚至认为只有在想成为作家之前经历的生活，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比如高玉宝如果带着写作的目的去生活，他肯定写不出《半夜鸡叫》。为什么《再婚》这个题材我反复写了三次？因为这就是我十年间在深圳真正的生活，而且《上市公司》写的就是我在上市公司感触最深的生活。

曹清华：小说与人生的关系还有点复杂。有的人因为读了别人的小说受到感动，而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而有的人则是生活把他推向了写作的路，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东西，促使他通过写作表达出来。你显然是属于后者。对于你来说，贯穿在你作品中的推动力是什么？

丁力：宏观上说确实是属于第二种，但微观上确实也存在着偶然性。比如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总，写作不可能成为你的生活。《再婚》的寓意，就是把自己嫁给了公司，而公司重组的话等于改嫁，就是这样的意思。《再婚》发表后，我那时还是一家民营企业的经理。走上写作道路存在的偶然因素有：第一，继《再婚》发表之后，接下来我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偶然的时机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杨泥跟我说：“你的那个《高位出局》如果不给《芳草》的话，给我们《人民文学》也会发。”接下来，我就往《人民文学》投了两篇稿件《担保》和《涨停板、跌停板》，分别发表了，其中《担保》还被《小说月刊》转载了。这肯定给了我很大信心，要不是那样的话，我应该会把写小说当做一个业余爱

好。后来，在2002年《芳草》杂志社的笔会上，百花文学社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你的小说可以改成一个长篇。”我就问：“改成长篇，我给谁发表啊？”他说：“给我啊。”所以我回来也就写了个长篇《为女老板打工》。发表后我就觉得，短篇的报酬不高，但是长篇可以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自2002年11月中旬我就决定辞职了，专职写作。

曹清华：我现在想更深入地向你了解一个问题。既然你的《再婚》、《大老板小老板》和《上市公司》的故事框架是共同的，而且小说里头的故事和你经历的人生得失相关联，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试图通过小说来表现一个观念或者是一种情感？那么，它们到底是些什么？

丁力：简单地讲也可以这样讲，我想触动一下上市公司的管理内幕，这个是最了解的。然后，写人的情感。作为一个打工的人，你在上市公司这个圈子里是很无奈的，即使当上了“宰相”，你在这个“王国”里面，“国王”让你死你就得死！事实上，在《上市公司》里面我就把那个董事长写成了个“国王”，虽然这种帝王思想存在局限性，但很多大公司里面，很多大老板都把自己当做“皇帝”，尤其是在民营企业。在这个框架里面，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是很渺小、很无奈的，这反映了我当时的一个境遇：当时我有辆宝马车，是公司提供的，房子也很宽敞，可是当你没有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了。就如现在的领导干部怕离退休，因为离退休后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了，就是那种“一呼百应”到“百呼不得一应”的状况。我就是想反映人作为一个上市公司里面的一分子，他是非常渺小的，真正主宰这个公司的可能就是董事长一个人。这个框架写了三次，反映了我的生活的真实面。《再婚》是有感而发，没有任何的目的，到2003年写《大老板小老板》是为了生活，那一年我整整写了10部长篇小说。

曹清华：《再婚》的发表是在2001年，《大老板小老板》是在2003年，《上市公司》则是在2008年，这前后时间跨度很大。而且写作对于你来说越来越意味着那是生活的来源，所以在后来的写作中，你有了不一样的追求。你是怎样改造你的故事以求得到更多的读者？

丁力：写作是我生活的来源，《再婚》是因为文学的爱好而写的，而到了《大老板小老板》把中篇改为长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这部小

说也只是我2003年长篇中的一部，并且让我挣了不少稿费。到了《上市公司》情况就有点复杂：第一，我创作了那么多东西以后，我的题材也蛮枯竭了，我已经写了几十部书，我要寻找新的生活。这时候我就有三个选择，包括：1. 写新的题材，这个是新的挑战，我现在就在尝试。2. 把我当时写得过于仓促，自己感觉不满意的，经过那么多年，自己成了一个专业作家，写作技巧肯定是有改变的，那我就可以写得更丰满、更完美些。其实我改长篇的不仅是这部，还有《涨停板、跌停板》和《透资》等，我都改得自认为是更完善。在股票的热潮下，《上市公司》再版三次，事实也证明这条路子是成功的。3. 就是从自己的发展考虑，一方面要追求文学的新高度，另一方面要维持一定的经济收入。明年我打算甩掉中间走两头，一头是往电视剧上靠，另一头是写出优秀的中短篇争取在一流的纯文学期刊发表，最好发头条。

曹清华：你最初走向写作道路，对你产生影响的是池莉，你觉得她的作品好在什么地方？

丁力：她考虑的是读者怎么喜欢怎么写，她在乎的不是纯文学，在乎的是如何引人入胜，我觉得这就是她成功的地方。

曹清华：你也觉得这个就是写小说……

丁力：（抢答）最基本的一条。很多人会为这个抬杠，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很有文学性，但是作品如果卖不掉，写得文学性再强我觉得也是有缺憾的，就如一个漂亮的女人嫁不出去，这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好的小说你卖不掉肯定是故事写得不够引人入胜或者说是这种表达过于隐晦，暂时没有亮点，吸引不了读者，而池莉的小说是比较畅销的。我现在基本是往这条路走。当然，我个人觉得自己的优势是，池莉写的是武汉旧一点的市民生活，而我能写得更广义些，因为我的生活经历本身宽一些。

曹清华：到现在为止，你自己有没有数一数你有多少个长篇啊？

丁力：真正出版的书有27本，但是，事实上是24本，其中有3本是在其他的基础上补充的，不能算两次，所以原创的就是24本。

曹清华：有的书把你评价为一个“财经作家”，有的书把你评为“金融文学作家”，有的说你是老板文学的领路人，还有的人说你是畅



销的“商情小说”作家……这些名号你认可吗？

丁力：你说得很全面，这四个其实就一个意思，我写的是关于金融的，金融就是财经，而财经的核心就是老板，商情其实就是商业，其实都是与经济有关的，而“老板文学”是与“打工文学”相对应的。

我想反问你们，我这个小说，定义为老板文学、财经小说、金融文学还是商情小说，我觉得这样搞了四个可不行，其实究竟哪个好呢？

曹清华：最好是定义为丁力文学。

丁力：（笑）这样可不行。

曹清华：肯定是自己的名字最好，比如我，别人叫我湖南人，我当然是希望叫我名字。

丁力：（笑）你其实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确实也有人这样搞，譬如山东大学的一个博士写论文，就用了这个名字，就是叫丁力文学。

曹清华：论文题目具体叫什么？

丁力：（查看电脑）大纲已经发给我看了，叫《丁力商情小说》，作者是个大学教师，写这个论文是申请博士学位的。

曹清华：通常谈到作家的时候，就会有立场问题。有人说，社会上的人，不是压迫者就是被压迫者，也许还有第三种人存在，那么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写作，为谁而写？

丁力：我是这样的，我属于现实批判主义，我写老板不是褒扬老板，对老板也有很多的批评态度，其实我的小说没有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就如《商场官场》，如果你读过，你就会发现，我是说好人的坏话，说坏人的好话。比如这个人犯罪了，我会写出他犯罪的理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犯罪，就是“在其位谋其职”。如果要问这是谁的过错，那只能说是生活本身的过错。《倾斜的天平》的主人公、《上市公司》的老板以及《同宗同族》的老板，都是这样。所以，对于我来说，写老板，但不是为老板说话，我是站在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个社会。当然，社会的官场商场就是我的知识面所在，所以我所批评的就是中国的官场商场。不过我也明白中国的官场商场存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比如贪官，一个班子里面的人都贪钱了，你一个人洁身自好，其他的人就会产生疑惧，你不是将来想揭发我们吗？所以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因为社会机制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比较腐败。因此，每个人其实都很无奈，社会已经为其定做了这样一个角色，不演也得演。老板在这种社会规律钳制下，一样得做好自己的角色，否则就从社会中出局了。

曹清华：在你的作品中，总是存在着男人与女人，或者男老板与女老板的话题，即使不是你小说的主题所在，你也会为此花不少的笔墨，这是为什么？

丁力：为了读者考虑，如果单单是写商业的，那样会很乏味，叫“商情小说”其实有它的道理，就是商业和情感。关于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具有现实性，在婚嫁的选择上，会不自觉地融入商业因素。就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她也追求幸福，但就是背了一把锁，一笔钱形成的锁，禁锢了她。

曹清华：说到曹七巧，我就得说，她不仅被这把锁给锁住了，同时也拿这把锁砸死了别人。

丁力：这个是确实的，比如对她的女儿和媳妇，这其实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我受了多少伤害我就得给别人多少伤害，必须追求一种平衡。就如一个人对上司拍马屁，对下面的人肯定也是希望别人来拍自己的马屁。比如职业经纪人，就是这样的人。人，都是付出了多少，就希望得到多少，就是这样的平衡体。我小说里的人也是这样的，而男女问题，主要就是为了使小说更丰富，单是写炒股，看了会烦啊，同时我小说中还想表达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男人、女人本质上是一样的，郎才女貌可以，女才郎貌实质上也是可以的。

曹清华：我看了你的一部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马进水，处于很卑微的地位，这个和你以往写的老板题材有点不同。

丁力：确实，这个是我看报道而写出来的，是真人真事。因为写了那么久，我现在要扩充题材，从生活新闻中获取题材。就如《同宗同族》其实就是报纸上说的一则新闻，我就加进了自己的想象，写成了个长篇而已，最近我想把它重写，改为《红道黑道》，找个好的出版社帮我出版，这其实一个是为了文学，一个是为了我的生活。我现在的创作思路就是扩充题材和延伸题材。我现在有时间的话准备撰写《中



国红》。在中国，红是个很特别的颜色，是红领巾的颜色，是红卫兵的颜色，是国旗的颜色……我想延伸，现在我写的是深圳的生活，就这么十几年，我在内地的那段生活还没有写呢，我的童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我都可以写。同时，我从新闻上看到的東西可以给我启发的，我也可以写。并且我还可以把我现在看来不满意的，写得过于仓促的进行再加工。比如说把《大老板小老板》写成《上市公司》。

曹清华：哪部作品标志着你职业写作生涯的开始？

丁力：《第三只看老板》和《为女老板打工》确定可以出版后，就决定开始职业写作。

曹清华：在以后的写作中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丁力：希望我的作品以后能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另外是以后打算每年写两部小说。

曹清华：你本身对待精品工程有什么看法？

丁力：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活动，作品是不需要讨论什么精品不精品的，精品与否是由市场和时间决定的。

曹清华：听说你的梦想是写100部小说，对吗？

丁力：是的，如果可能我会尽力去写。

曹清华：你写100部小说的动力是什么？

丁力：一方面是读者；另一方面是我想学巴尔扎克，他一生写了93部小说，早期他比我还潦倒贫困，他很多的书都被别人当垃圾一样丢掉，就是因为写得多，最后留下了几部精品像《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我相信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突变的。举个例子吧，一个书呆子整天使劲地看书，终有一天是会开窍的。我没有学过美术，不会画画，但从前拉过几年二胡，一拿起画笔就能画出像样的二胡，甚至在板凳上也可随手画出个二胡。我的意思是：做任何事情不一定都需要天分，只要多去做多去实践，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质的飞跃的。100部小说起码基于两点：一是版税，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二是最重要的，也许我100部小说里能留下一两部精品。创造经典的作品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大量地写，不断地沉淀。

曹清华：你现在会经常回顾自己过去的作品吗？

丁力：会，经常会总结一下，思考一下小说中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进和提高的。有时候在回顾和反思自己作品时会突然对自己失去信心，不知道写作是为了什么，就算成名了，写了100部小说了，我还不是我吗？偶尔会有厌世感，就像自己以前当工程师也没觉得什么，下海经商当老板了也没觉得什么，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两天过后，我还是一样地地认真真做我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就是人的一种情绪周期。

曹清华：你希望在哪些方面有些突破呢？

丁力：我先说说我的小说中哪些方面是不够的。一是我的小说不感人，没有写些煽情和悲惨的事情，都是写些比较阳光的故事。二是我的小说线条单一，故事内容不丰富。在我的小说中我总是避免制造巧合，所以小说的枝蔓不够丰富情节不够复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一直不能改编成电视剧的原因。我发现，故事不复杂的根源是人物关系不复杂。文学创作中好像不强调人物关系，但戏曲创作中非常强调，假如我们的文学作品想向电视剧靠拢，那么就必须学习戏曲创作中人物关系的处理方式。所以，我首先希望自己以后的小说中能写出一些感人的故事情节。至于通过制造巧合来扩充小说的枝蔓，我还没想好自己是否应该调整一下，向市场屈服，也来制造一些自己觉得很俗的巧合来填充小说。另外一个，我现在会把精力放在创作中短篇小说上，或者把自己的一些长篇小说改成中短篇小说，我希望能带给读者更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曹清华：现在最满意的是哪几部作品？

丁力：说不上最满意的，但是会觉得自己的小说是一部比一部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要说比较满意的就是《天眼》和《天平》，特别是《天眼》，它写的是一个老板在深圳创业的成长过程，我认为这部小说是可以拍成电视剧的，当时这部小说一出，很多报刊都连载了，例如《广州日报》和《小说月刊》等。

曹清华：现在会经常读些什么书？

丁力：看一些经典，读两类书，一种是为了学习，另一种是为了消遣。现在正在看《日瓦戈医生》，中英文版的对照着看，因为曾有一段在国际关系学院强化学习外语的经历，所以现在的外语水平还是可以的，可以达到笔译的水平。



曹清华：你什么时候开始在马鞍山设计院工作的？那边情形怎样？

丁力：1986年至1991年一直在设计院，刚开始写了很多文章，单位让我去写大量的文章，这对我的写作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说到这里，我也想谈谈我的一个故事：1977年爸妈下放到农村去了，回到城里，房子被别人住了，爸爸的单位就安排我们住在一个人民旅社里，那里有个小图书馆，我那时每天都去看书，花了两年时间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那时我十六七岁，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像鲁迅的、浩然的书，老老实实地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看，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写作影响特别大。

曹清华：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丁力：我学的是工科，在长沙读了两年半专科，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在厂里边工作边读书，读了个安徽师范大学的本科，然后就调回我的家乡马鞍山去工作，就是从企业单位调到事业单位，调的过程比较复杂，先是到马鞍山钢铁学院，又调到设计院，然后到1991年通过一些关系先把职位留着，想把我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又调到海南政府去了，最后又回到了深圳。

曹清华：来到深圳都干了些什么？

丁力：比较复杂，在很多间公司工作过，先是在蛇口，在一家公司里做工程师，做的是电镀方面的，然后到了深圳科技园创业中心做总经理助理，然后就给一个台湾老板打工，然后又跑到海南，所以我的小说很大部分是写这段经历的。

潘思敏：刚刚听你谈到在开始写作前有一种失落感，那我想问问你在写作中是什么填充了你的失落感，你现在还会有那种失落感吗？

丁力：现在那种失落感没有了。我很感谢文学，开始真正写作前我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当作家的感觉是最好的，我曾经说过比较极端的话：要是我靠写作能养活自己，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给我我也不愿意去。这是我的真心话，现在仍然这么想。我认为作家是最好的职业，作家在人民中的地位是超过官员的。可能我现在问你武汉市市长是谁你不知道，但是你肯定知道武汉的一大批作家，如池莉、方方、刘醒龙、胡发云、陈应松、邓一光等。我们来看看历史，秦始皇不如司马迁，因



为秦始皇是通过司马迁的《史记》才被后世的人们认识；曹操也不如罗贯中，所以从历史上和现在来看，作家在历史中、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高。我现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满意的。再一个是，很多人活了一辈子还没弄清楚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喜欢文学；也有很多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没有条件实现；再有就是，他以为自己喜欢什么，也去做了，但是没有做好。我觉得一名成功的作家有两个标志，一是出名，二是能不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作为一名作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自由，不用受公司单位的体制约束，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而又不违法的事。在我的《高位出局》面世后，很多证券公司邀请我去做顾问或者到电视台开讲，我都一一拒绝了。作为一个作家，不单是生活方式自由，更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在小说中我可以自由地安排人物的命运，并把一些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实现的东西在小说里展现。

潘思敏：丁先生，你刚刚谈到你的小说很大部分是写你在公司里的经历，但是你现在已经不在那些位置上了，你如何保证能在同样题材的小说中让生活的血脉不断延续呢？

丁力：我提到的延续是只往前推进方式的延续，我来深圳之前也有很丰富的童年生活，我写过的是青年生活，可是我现在的中年生活也还没有写，或者还可以写写我在各个地方的生活，例如海南、安徽、湖南、江苏、广东等，另外一点是很多东西是触类旁通的，很多时候留意杂志报纸电视的新闻，记录让自己有所触动的信息，然后加以创作。总的来说我现在可以做的有三点：一是开创新的写作题材；二是关注时事新闻，获取写作的灵感；三是不断扩充以往所写的作品。

潘思敏：你刚刚说到要有所突破，那么你觉得要坚持自己的哪些东西？

丁力：我认为要坚持两点：一是语言，因为我读的是工科，所以语言比较平白、直叙、准确。坚持写商业题材的小说，喜欢写些益智的小说，希望大家读完小说后得到一些关于金融和财经知识的收获。二是思维逻辑较严密，故事基本上没有漏洞。

潘思敏：当作品出来时各方有不同的评论，你怎样去面对呢？

丁力：首先对于各方的评论我都能接受，我很感谢他们对我作品的